

網誌、網誌活動與網誌世界： 在理論與實踐間遞迴往覆¹

邱承君

英國高斯密大學媒體暨傳播研究所

citychiu@hotmail.com

摘要

本文檢視網誌此一晚近的網路科技與其實踐的繁複樣態。相較於一般網誌論述將焦點集中在新聞實踐的替代性上，本文回顧並勾勒仍處進行中的網誌研究。循著Carolyn Miller與Dawn Shepherd（2004）的分類方式，本文首先設定網誌活動中的重要議題與現象。次而切分、說明網誌現象的理論詮釋與其線上實踐，以及兩者間辯證來回的構成。最後描繪一俯視的理論草圖，指出現有詮釋的機會與限制，並提出未來研究的新方向。

關鍵字：網誌，網誌實踐，網誌活動，網誌世界

[收稿]2005/5/5; [接受刊登]2005/9/14

¹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對本文的指教，尤其針對網誌作為一種行動，以及網誌活動的獨特地域性所做的提醒！礙於篇幅，增補有限，力有未逮之處，尚祈讀者指教批評。

網誌是晚近的網路科技，是繼個人網頁與電子郵件以來，第三波的通信創新。網誌聚合了想像的網路群落，透過自我書寫與公共評論的超連結，串起穿越真實與虛擬的人我關係。網誌代表了一種主體標籤、一種生活態度，從簡單的門面妝點到形形色色的書寫應用，凸顯了隱身其後的使用者性格。網誌同時是一種行動、一種轉換、一種創意、一種攻擊、一種抗拒、一種希望，它是一種自我表達的組合藝術。自一九九七年以來，網誌與各式各樣的網誌活動滲入了我們生活世界的各個領域，從新聞報導、網路日誌、文學創作、社群打造到知識的集體協作與意見的公共辯詰，它在網路通信的基礎建設上，開啓了一個異世界，當然，也伴隨著一定的風險。進一步地，網誌世界中無限衍生的多樣實踐，喚起了學院的注意，各式各樣理論化的努力與詮釋，揭顯了網誌活動（blogging）²的不同側面，實踐與理論論述間的遞迴往覆更因學院網民的大量出現，而出現了一種相互定義與自我定義的擺動。

² 中文譯名的討論，至今仍方興未艾，weblog, blogger, blogging與blogosphere，這些外來語該如何翻譯，在網誌世界與學院詮釋裡，依然是莫衷一是（請參考這篇極有意思的網誌文章：<http://blog.cnblog.org/archives/2004/05/ieeeeeoeeaoaeea.html>）。英文的blog可做名詞與動詞，但透過英文語態的區別，讀者自可就詞句用法讀出文義，中文世界裡目前有「博客」與「部落格」兩種較為通俗的譯法，但因語態不明顯，在表述作為一種行動的網誌使用行為時，易生誤解，如「你今天博客（網誌）了嗎」。再者，在形容網誌科技技術與實踐的衍生字上，也多顯累贅，如blogroll（網誌連結表列）、bloggerhea（大量的網誌邀請函）、blogosphere（網誌世界）等。翻譯的信、達、雅，在這個一字多用的脈絡下，略顯吃力。

本文不擬討論中譯的問題，但為了討論方便與行文的理順，本文基本上沿用「網誌」（weblog、blog）及「網誌世界（部落格世界）」（blogosphere）的中譯，但作為表述行動的blogging，至今仍未有適當用語。一方面，如前揭段落指出的，翻譯有其語法結構上的鴻溝。另一方面，真正造成這個表述動作的blog無法翻譯的主因，還是來自這個詞彙所指涉的多重意涵，它說明了所有運用網誌以再現、創作、連結等等的行動。這個多意性，才是難以翻譯的主因。

本文暫以「網誌實踐/活動」詮釋blogging。Blogging是一種創作，這個創作是在一定的技術與社會條件下被框定的，它是一種遵守規則的網誌遊戲與展演。雖然目前網誌世界裡仍傾向直接使用blogging一詞來表意，本文仍以網誌活動來標示此一創意組合的網誌實踐。

在這讓人眼花撩亂的網誌現象裡³，網誌獨特的發言位置與發言方式，需要嚴肅的理解。它的危險與機會，如同這個現象本身，隱沒在生氣勃勃且變化迅速的表象裡，尤其在既有文化邊界的鬆動上，一如常識的迷思般，樂觀進步的說詞總下意識地反覆在科技文化的詞彙中。如何揭露這個現象的弔詭，同時保有它眾聲喧嘩的獨特詮釋，構成了本文的主旨。本文擬就網誌提出一個在實踐與理論詮釋間相互影響的俯視地圖，同時引介來自網誌與研究者的雙重視野與提醒。另外，也藉機審視西文世界裡的網誌應用與網誌研究。文末，本文則倡議需跳脫網誌新聞實踐的流行論述，回歸網誌書寫與自我構成的基本議題，亦即，此一新媒體科技與主體互動的理論意涵。

一、引言

新聞是我們的集體日記，記錄了我們共同的生活。它可以在任何情況下、透過任何方式來加以實踐。（Carey, 1995）

2000年12月5日星期四，在一場紀念美國前參議員Strom Thurmond⁴一百歲冥誕的活動上，美國國會多數黨領袖Trent Lott致意表示：「我想對我的國家說，當參議員Thurmond競選總統時，我們驕傲地支持他。要是其他的人也這般支持，我們就不需要經歷這些年來遭受的一切了」(Edsall, 2002)。在輿論一片靜默五天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Howard Kurtz評論表示：「如果一個民主黨人發表如此激情的言論，就好比收音機的雜音般刺耳」(引自Gill, 2004:5)。Kurtz評論次日，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這才大幅報導此一插曲，並

³ 這個網誌現象引發媒介越來越多的關注（請見聯合報數位文化誌相關專題），也因某些獨特的網誌活動，尤其是穿越私與公領域的自我書寫（如木子美與他的『遺情書』），或獨特的網誌新聞實踐（見本文敘述）而引起從虛擬到實體世界的各種討論。

⁴ Thurmond為美國眾議院在位最久的眾議員，共和黨籍的Thurmond最引人爭議的是他早期支持隔離主義、鼓吹限縮公民權力的立場。即使在他擔任公職晚年放棄了此一立論，他的形象依舊與他反民權、支持隔離政策的形象不可分（見<http://www.cnn.com/2003/ALLPOLITICS/06/26/thurmond.obit/>）。

Lott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的另一場合介紹參議員Thurmond時，也用了相仿的修辭。在輿論壓力下，Lott發言十五日後，辭去國會多數黨領袖一職（見 Scott, 2002）。令人好奇的是，媒體為何在第一時間忽略這則新聞？而在沈寂了將近一週後，它卻又成了主流報紙的頭條新聞？

雖然這則新聞被建制媒體拋諸腦後，Atrios與Joshua Marshall卻分別在他們的網誌中揭露這則新聞。著名網誌論壇 InstaPundit的Glenn Reynolds點擊閱讀了兩人的報導，並轉載至他的網誌。十二月九日，Lott發言四日後，Andrew Sullivan在其網誌上評論〈洛德必須辭去職務！〉（Lott Must Go!）。這篇文章與其他網誌世界裡的聲音一致地質疑Lott是否適合擔任國會多數黨領袖（Gill, 2004:5）。雖然未受到報紙的青睞，此事卻在網誌世界裡廣泛討論，網民們戲稱的網誌風暴（blogstorm）看似成形⁵，並慢慢由網路溢滿出來，吸引了主流媒體的注意。當此事輾轉成了新聞報導所形容的「醜聞」後，Lott在壓力下不得不宣布辭去多數黨領袖職務。

另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網誌故事發生在微軟身上。二〇〇二年，微軟公司推出一個電視廣告，廣告以某位麥金塔電腦使用者轉換至視窗作業系統作為故事主軸。然而，Slashdot 上的某位網民察覺異樣，仔細地比較了微軟公司的廣告與蘋果電腦若有似無的相似性，並嘲弄〈微軟抄襲！〉（They're copying Apple!）。某位美聯社記者在網誌上閱讀這則有趣的報導，並引述在他的文章中。而後，英國廣播公司轉載了這位美聯社記者的文章，標題指明〈網路研究者揭露，微軟廣告中的轉換使用者，據悉根本是公關公司的聘員〉（BBC, 2002）。微軟公司萬萬沒想到網誌討論竟揪出了這則廣告的倫理瑕疵，並在BBC報導不久後悄悄地撤換了引起非議的廣告。然而，不同於前則插曲的是，這次，網誌透過另類的報導與評論方式，成了事實的校對者與商業競爭的調停人。

前引Carey的新聞定義，擴大了我們對何謂新聞的想像。而網誌，不

⁵ 網誌風暴（blogstorm）指針對某一個部落格世界中的主題所引發的大量訊息討論與活動，也可稱為blog swarm。

Carey參與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概念，同時提供了一個雙向傳播的模式，重新定義傳統媒體與讀者間的關係。網誌卓越的機動性，讓網民們得以藉由網誌即時發行系統與媒體及記者進行無時差的互動。一如其他類似的網路實踐方式，網誌改變、挑動了大眾傳播與新聞實務的本質。一方面，建制媒體開始注意到網誌在新聞採集上的潛力，並進一步地汲取網誌科技以補強傳統新聞運作。同時，網誌世界中的參與者持續地實驗著個人發行與草根新聞（grass-root journalism）的根基，並追尋著「自媒體」（We The Media）的理想，以挑戰傳統媒介權勢。另一方面，網誌引發的諸種效應，吸引了學院的探索，從閱聽人、新聞產製流程、媒介權力到媒體效果，各式研究接踵而至，並企圖改寫新聞、傳播等概念的基本意涵（見Blood, 2004, 2003; Bruns, 2003; Carroll, 2004; Gallo, 2004; Gillmor, 2004; Halavais, 2003; Hargittai, 2004; Lasica, 2001; Marlow, 2004; Matheson, 2004; Nolan, 2003; Ou, 2004; Scott, 2004; Stanton, 2003）。然而，如我開頭指出的，網誌新聞不過是這個故事中的一部份，或者，眾多故事的其中一個。⁶

Isabella在她的網誌“she’s a flight risk”寫下關於她自己以及她為何在此記錄她的生活。Isabella說：

真的。寫作是無可救藥的。我不確定我為什麼這麼做。當然這是一種自我宣洩。但也只是部分。向大眾揭露我的故事或許是有幫助的。這讓我想起，至少，總比消失在某個行為矯治中心，將我隔離在家庭之外好些。這讓我跟世界保持聯繫。飛翔是孤絕的。我想開始寫作是為了找個伴。我從未想過這個網站會有多受歡迎、或多有意思。有陣子網站計數器壞了，看來就像從未有人瀏覽過。但我還是寫著。持續地寫才是重要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但確實如此。（Isabella, 2003:47行）

如果妳/你曾經駐足過部落格世界，像Isabella這樣的自我揭露可能

⁶ 本文不擬針對網誌新聞的流行論述深入解釋與批判，而期望描繪網誌研究的整體圖像，及其限制與危險。故而，在此僅點出網誌新聞的多樣性，相關研究可參見文中引介文獻。

Isabella想透過寫作泯除她自己的形象、將自己隔絕在這個世界以外，她的形象卻在讀者反覆點擊與閱讀中益加的顯明。Isabella的讀者在片段的書寫記錄裡，慢慢地拼湊她的形象。對Isabella來說，向匿名的讀者自我揭露是一種宣洩。但對她的讀者而言，他們則涉入了交會在真實與非真的網路境域。在Isabella的自言自語中，我們看到了網誌書寫者自我表達的弔詭。而這，並非特例。

與小說、報紙比較起來，小說讀者循著作者虛構的事件體驗不同角色想像的生活轉折；或者，報紙讀者在沒有聲音的、純粹的事實與資訊中，領略外在世界的圖像。網誌閱讀，如Steve Himmer所言，「同時接收了事實的與詮釋的資訊，其中，真與非真的訊息已與可信或不可信無關」（Himmer, 2004:3）。同樣地，John Richardson在訪問依莎貝菴後寫下〈尋找依莎貝菴〉（The Search for Isabella V）一文，文中表示「在閱讀這個故事的同時，你們仍在再現的世界裡。可我不同。我穿過了象徵的鏡子。這一切都是真實的」（Richardson, 2003:12行）。其他讀者或者匆匆一瞥，但Richardson卻是穿越了象徵的再現，走入Isabella的真實生活。在真與非真的邊界模糊中，Richardson不得不反思地這麼說著。自我揭露可能不真實嗎？當書寫著自己的故事，卻同時估量著總會有不知名的過客盯著，自我揭露的真也多少變得模稜兩可了。

或者，如網誌研究先驅Rebecca Blood所述：「就在我開始透過網誌記錄生活後不久，我發現了自己的興趣，更重要的，我開始看重自己的觀點」（Blood, 2000:106行），並且，「將這些瑣碎的網誌片段串起，我見著了那個某時某地的獨特自己」（Blood, 2000:113行）。一如Isabella，Blood在不斷變化累積的自我表達裡，拼湊理想的自我。網誌提供了一個自我發現的場域，不論是Isabella或是Blood，在紀錄書寫的多元實踐裡、在他們在自我發聲的獨白裡，他們也不自覺地向這世界吶喊著。網誌的書寫與自我發現，同步地向主體內深掘並向外在世界散射，這個變動不居的探索過程，在私密與公共之間擺盪著，一面受到網路科技物質性的限制與框限（enframe），

revealing, bring-forth) 自我構成的新契機⁷。其中，網誌書寫在文化界線間的穿越與出入，最為耐人尋味。

另一位網誌先驅者，同時是著名網誌軟體研發公司Pyra的創辦人，Meg Hourihan，與她的同事Blood Mead的一場網路戰火，說明了這樣的穿越。Mead在她的網誌中以題為〈如何在線上掌握你的事業，你的男友與你的生活〉(How to get your business, your boyfriend and your life online)的文章，公開討論Hourihan與某位A級網民的私密關係(A-list blogger)⁸(見Hourihan, 2002 與 Himmer, 2004)。Mead聳動的標題清楚地反應了她對Hourihan線上/線下生活不分的挑釁，此外，Mead雖極力修飾自己正透過公開的網誌評論監視他人生活的舉措，卻也同時若有似無地在她的文章裡留下曖昧的線索。

當網民們高呼「我」的時代已然降臨，網誌活動卻也帶來非預期的危險。這場網路戰火說明了網誌世界裡的個人隱私可以如此地脆弱不堪，而網誌的革命力量似乎也因這般窘迫的插曲蒙上灰影。一如Joanne Jacobs所說：「即使網民可以決定選擇發佈不同訊息以保護他們自身的隱私。在網誌間的資訊分享活動，卻經常公開討論著網民的私人訊息，而無關乎個人期待」(Jacobs, 2003:6)。弔詭地是，相較Jacobs的悲觀，另一種聲音卻也順勢而起。Torill Mortensen觀察指出，「像Isabella這樣的自我揭露，勾出了年輕世代遭家庭背棄而萌生的集體挫折。諸如組織犯罪與個人政治等公共議題，反倒因此凸顯。在這裡，公共的就是個人的」(Mortensen, 2004:4)。受到男性公共理性貶抑為瑣碎、私密的個人訊息，在網誌書寫的轉換下，反而帶來了新的公共敘事，Mortensen說：「這是一個由相互連結所

⁷ 此一構想同時來自兩位學者。一位是Martin Heidegger，一位是Mark Hansen。前者在質問科技本質的同時，指出了科技與自我構成的限制與機會(見Heidegger, 1977, 1978)。後者則批判當代科技文化研究的文本化趨勢(techne-sis)，指出科技物質性所引發的獨特經驗不可被化約成文本的效果與意義(見Hansen, 2000)。本文雖未直接討論兩人對網誌研究的意涵，然而在討論網誌科技的限制與機會時，仍不得不藉助兩人說明。我將於另篇文章中深入此一議題。

⁸ 網誌世界以連結、點擊與訂閱的頻次計算網民們的等級方式。A級網民即指涉了頻數最高的等級。

Mortensen, 2004:4)。

從新聞報導、政治評論、市場競爭到自我揭露，透過網誌科技與林林總總的網誌活動，網路經驗悄然地被改寫。在此過程裡，如欲深刻解析網誌現象的社會意涵，要不得另起解釋的爐灶，要不也得重新審視既有典範的效力。我將在文後的分類中回到此一命題。在此要點出的是，在這個社會與科技交互構作的轉折裡，任何企圖「定義」網誌現象的努力，皆與其發展的獨特實踐、歷史不可分。這段歷史糾結了科技物質性、組織機構的滲透、虛擬空間的抵抗與遊戲、以及網民們對生活/科技所投射的前衛想像，這是一段在限制與機會間拔河的历史。另一方面，「定義」何謂網誌活動的權力，已在這項科技所預設的條件裡，解放至每一個參與者的手中。網民們獨特的實踐經驗纏繞著研究者概括化的企圖，當研究者試著以預鑄的理論架構解釋網誌活動的同時，網民們卻持續敲打著鍵盤並回過頭改寫這些理論化的說明，這是一個相互定義與自我定義的辯證。帶著這兩個提醒，以下我將分類說明網誌活動與理論詮釋間的遞迴往覆。我將首先從「定義」出發，次而延伸至網誌應用與理論詮釋的不同範疇，文末則提供一個俯視的理論地圖，同時提出一個網誌研究的新路徑。

二、「定義」

網誌的定義經常反映在相關類目的建構上，例如網誌提供者的分類系統、網民的自我定義、或研究者的觀察說明，但透過這些類目以理解網誌卻也經常引發弔詭的兩難之境。任何的規則、條目與文類，一旦被應用在實際的現象中，經常被再現、物化為這個現象本身，我們對任何事物的理解與想像，因此總是不經意地受到預鑄經驗的壓抑。反之，缺少了這些認知的框架，我們對實際現象的直觀理解，也多少在選擇與偏見裡失去準頭。在網誌的定義上，最為顯著地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類目，

“Weblog”（網誌）的字源為網路資訊交換活動的紀錄（web-log）。一九九七年，Jørn Berger以這個字描繪一小撮更迭頻繁的個人網頁，網頁管理者以逆時的方式編輯帶有時間戳記的網頁作品，亦即越晚近的資訊出現在網頁最顯著的位置。一九九九年，Peter Merholz在他的網頁上表明要將“weblog”唸成“wee-blog”（we blog），weblog因此被裁剪為“blog”，而blog的擁有者則稱為“blogger”或“weblogger”（網民、部落客）。九〇年代晚期以降，網誌使用人口隨著網誌管理工具（blogging tools）的便利普及而大幅成長（Blood, 2000:16行）。根據 Perseus⁹公司的調查，二〇〇四年網誌使用人口估計超過一億，相較於一九九九年的數據，網誌世界在四年期間內成長了百分之七千五百七十三。另一個由NITLE¹⁰執行的網誌普查除提供了類似的人口學數據外，另補充將近六成的網民經常性地更新他們的網誌。這些數字提供了我們對網誌世界的初步理解，然而，如前文所指出的網誌故事，網民們獨特的實踐經驗與網誌作品的創意組合，似乎才是這晚近的網路科技令人魂縈夢牽的地方。以下我將臚列來自網民與研究者對網誌及網誌活動的定義深入說明。

表一：網誌定義

網誌的定義	
科技定義	*以逆時的方式管理文章評論，並以超連結方式索引的個人出版系統（Coates, 2004:1）。 *晚近的網路內容彙整、管理工具，提供了一個虛擬的集體作業環境（Tepper, 2003:19）。
文類暨形式	*類似於個人日記與紀錄的網路出版平台（Burg, 2003:2）
定義	*一種個人傳播通信與自我表達的網路形式（Nardi et al., 2004:1）。

⁹ 詳細調查結果，請參閱“Perseus”網站(<http://www.perseus.com/blogsurvey/blogsurvey.html>)。

¹⁰ 此為國家科技與人文教育機構的縮寫（National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nd Liberal Education）。調查結果見(<http://www.milkandcookies.com/links/8037/>)。

經驗定義	*當人們頻繁地接近並使用網誌後，其內容、品質與使用企圖等均出現極大差異，而其每日讀者的質量，也隨之不同（Mortensen and Walker, 2004:3）。
實效定義	*網誌可用來紀錄個人日誌、動員政治介入、促進媒體行銷，使用方式不同，其效果也殊異（Wikipedia, 2005:5） ¹¹ 。

以網路通信為基礎，科技定義強調網誌作為內容發佈與個人出版系統的科技特徵。形式結構定義指出網誌的外觀與功能類似於早期的其他文類，或暗示著網誌「演化」自傳統的文化形式。經驗與使用效應上，與網誌互動所產生的獨特經驗連帶地滲透了相關的社會領域，預期的與非期待的後效也因應而生。這些定義或者綜合網誌多重特徵的組合、或者突顯單一特質的影響，但個別的觀察多少因為所選取的特殊面向而獨斷偏頗。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分殊多元的定義湧現，一方面呼應著前述網誌人口學的調查結果。另一方面，定義的混雜也揭示了網誌的應用與其穿刺不同社會領域後醞釀的質變，逐漸引發網民與研究者的好奇與想像。然而，如本節開頭提到的兩難之境，僵化與固著的定義阻礙了多義的想像，反之，對網誌繁複實踐的理解亦無法缺乏概念的指引與援。尋此，追求概括化的定義解釋充滿了危險，也是極其不智的；相對地，在形形色色網誌活動所編織的紛雜網絡裡，像極了在一「開放的迷宮」（unbounded labyrinth）（Himmer, 2004:1）裡從事發現之旅，在定義與理解的過程裡，同時允許著變異與驚喜，並能同時帶入科技模式、形式結構、使用者經驗與其後效的彈性說明。

早期的解釋確實極不均衡地傾向網誌的科技特質，然而，少數網誌探荒者卻也預視了網誌實踐開放多元的可能軌跡。一九九九年，Brigitte Eaton如此定義，「網誌分類系統必須強迫人們成為自身的裁判者，他們必須自己決定，何謂網誌。這個系統允許人們用自己的方式，打造專屬的網誌，同時不斷地微調理解網誌的定義」（引自

¹¹ 此一定義見Wikipedia(<http://wikipeda.org>)。

Blood, 2003:102)。Eaton雖未能提供一套清楚的忖測標準與度量，但卻前瞻地將網誌由單純的科技創新延伸至使用者/科技的相互構作中：有多少使用方式，就有多少的網誌樣態與實踐意義。同樣地，Hourihan (2002)在她的文章〈當你瀏覽網誌時，你在作什麼〉(What We're Doing When We Blog)裡，亦削弱了科技定義，並進一步指出weblog (網誌) 這個字可同時作為名詞與動詞。Weblog (網誌) 首先是個名詞，它提供了一個社會互動與網路共享經驗的平台、框架，這個平台包含了(1)超連結表單(selected hyperlinks, blogroll)，整合管裡了網誌的對外連結，網誌管理者亦可在每個連結上加註簡短的評論(2)時間戳記(time stamp)，記錄並標示網誌文章的時間順序(3)回溯連結(permalinks, trackback)，指引網誌文章至其永久檔案位址(Hourihan 2002:34行；另見圖一)。做動詞用時，"to blog" 或 "blogging" (網誌活動、實踐) 則表示了網民獨特的網誌資訊組織、管理與線上交往、溝通策略。Hourihan解釋：「網誌不該由產出的作品來定義，而是由網民們獨特的生產、組織、與管理的實踐活動來理解」(Hourihan 2002:113行)。Hourihan清楚地說明，網誌的繁複實踐不可化約為科技條件的框限與單純的科技後效，相反地，它是透過網誌活動產品而隱約透露的獨特自我互動與社會互動。

圖一：網誌外觀與功能



與Eaton、Hourihan同樣保有解釋的彈性，Himmer（2004）亦指出：

網誌消融了形式(form)與內涵(matter)的界線，這項科技只能在概念的互動中理解。在界線的顛動移位裡，網誌作為一種書寫平台，它所引發的機會與問題定義此一獨特的文學記錄模式（literary mode）。網誌是一種在界線間來回的表演，其個體化的內容、獨特的科技出版形式，以及網民們漸次發展出的特殊符碼，促成了作者/讀者協力共作的原創計畫。(Himmer, 2004:2)

上述定義接力著強調，網誌最顯著的特徵不僅來自共享的科技條件，更包含網民們個人化實踐的獨特經驗。網誌活動因此可類比於創意生產過程，它是文字、影像、聲音的組合藝術。一如Himmer所暗示的，網誌是文學形式與內涵的表演，其「多元的本質是理解網誌實踐的首要之務」（Himmer, 2004:1）。與Himmer的觀察相仿，Carolyn Miller 與Dawn Shepherd（2004）則透過文類（genre）與網誌書寫的類比強調，我們必須在時間與空間搭建的文類座標中，尋找網誌的「遺存基因」(chromosomal imprint of ancestral genres)(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1)。進一步地，Miller 與Shepherd循著「修辭姿態上的相似」與「網誌的家族網絡」兩條軸線，向文學史與文化史深掘網誌。他們首先臚列出網誌的一般特徵，包括了「逆時呈現的編輯

「/延伸的實踐企圖」(intrinsic and extrinsic purposes) (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1-14)。次而將這些特徵單獨或三兩協同地整合在某一種網誌實踐上，例如將「逆時呈現結構」與「經常更新」結合為規律的網誌出版實踐，再加上「個人評論」與「超連結」的特徵，以及「回溯的網路檔案」功能，進一步地說明它如何成為超越傳統新聞機構運作的另類機制，以及其與傳統文類間的延續/斷裂。Miller 與 Shepherd的說明輕巧地將網誌的科技形式串上它形形色色的實踐活動，並將Eaton素樸的定義深耕為在概念與實踐間來來去去的組合創作。在以下的節次裡，我將援引兩人的概念分類為座標，一面說明網誌與其他文類間的家族相似關係，同時帶入相關的理論與實踐意涵。

三、網誌研究與網誌實踐活動

在各式網誌實踐的創意組合中，Miller 與Shepherd列出四種主要的網誌使用形式：「記錄」(recording)、「過濾索引」(filtering)、「評論」(commentary)與「日誌保存」(diary keeping) (見表二說明)。這四種使用類型由以上不同的網誌功能協力組成，並成了網誌紛雜實踐的基礎。Miller 與Shepherd首先就字詞上的語源考察指出，weblog (網誌)的字尾為log，除了前引定義裡「網路中資訊交換的自動『記錄』(log)外，log的詞源來自海上的航行活動(marine navigation)，代表了水手置於前甲板用以測量航速與航程的木枝(log)」(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1)。透過字源考古，兩人解釋「不論以log來標示網路資訊交換的記錄，或網民的網路瀏覽行為，這個字源皆與『航行』(navigation, surf)比喻一致」(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2)，並且，這個語源學的特徵「透過航海日誌的文類關連，一併地移轉到網誌身上」(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1-12)。Miller 與Shepherd凸顯網誌的語意學特徵，並藉此帶出網誌「記錄」與「過濾索引」的重要功能(另見Blood, 2000: 41-68行)。一方面，網誌做為檔案空間，保存並記錄網民們的想法與生活記事；另一方面，網誌作為索引管理系統，也在相關的網誌資訊整合

RSS的普及下，提供一個整合資訊的平台，「將網誌中流竄的資訊按其主題與相關性整理打包，以利讀者閱讀消化」(Blood, 2000: 108行)。更重要地，Miller 與Shepherd在語意與文類的類比間，預見了網誌在其前行文類中所遺留的特徵，反之，這些古老的文類也經由「轉引」(remediating)、「再替換」(repurposing)網誌的繁複實踐，而有了新的意涵¹² (Bolter and Grusin, 1999:50)。

表二：網誌類似網絡

網誌使用類型	家族相似的網絡
紀錄 (Log)	* 資訊的過濾索引與log在語源學上的航海隱喻
過濾索引 (Filtering)	* 筆記(Commonplace book, Wunderkammer) * 媒體剪報資料 (Clipping service or media monitoring service)
評論 (Commentary)	* 新聞小冊子 (Pamphlet or broadside) * 新聞評論 (Editorial) * 意見專欄 (Opinion column)
日誌 (Diary)	* 日記 (Diary) * 日誌 (Journal) * 個人網頁 (Personal homepage)

¹² Miller與Shepherd在他們的文章裡清楚地表示，他們希冀透過「達爾文主義的取徑 (Darwinian approach) 以解釋哪些因素使得某個修辭行動 (rhetorical action) 接合至文化環境中」(Miller and Shepherd, 2004:2)。循著類似的研究觀點，Kevin Brooks等援用了Jay David Bolter與Richard Grusin的「轉引」(remediation) 觀念，強調網誌轉引了現有的印刷文類 (Brooks et al., 2004:1)。「轉引」指涉了舊媒體與舊文類如何成為新媒介內容的過程，這個論證構成Miller與Shepherd的行文主軸。或者如Lev Manovich所言，「文化的語言介面主要來自於其他已然尋常化的文化形式」(Manovich, 2001:71)。以上觀點皆預設，新媒體與舊媒體之間有著演化與延伸的關連，舊媒介與舊文類被「轉引」、「再替換」為新媒介的內容與形式。我對這個觀點有所保留，並認為這樣的演化邏輯有礙於我們對網誌現象的理解。一方面由於「轉引」沿著線性時間的開展，隱隱然地將不同媒體間的關係給自然化了。另一方面，Miller與Shepherd將網誌等同於某種文類、某種文本、某種語言產品，凸顯了晚近新科技研究的「文本化趨勢」(technesis) (Hansen, 2000:1-5)。我將於另一篇文章指出，這兩個論理方式皆有其問題，需要以新的理論視框以替代。然於此，本文並不針對新科技研究的後設理論加以著墨，僅希望提醒演化邏輯的危險。

整理自Miller與Shepherd（2004）

延續語源學上的接近，網誌同時被界定為資訊蒐集與整理以及過濾索引的工具。Miller 與Shepherd表示，此一過濾索引的使用方式，源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課堂筆記（Commonplace book，Wunderkammer），以及二十世紀的媒體剪報資料（Clipping service or media monitoring service）（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2-13）。其中，後者最貼近過濾索引的網誌實踐：

剪報服務的電子化，使得需要新聞資訊的客戶可自行設定搜尋整理的尺標，並由剪報服務機構提供指定的訊息。這樣的服務一如單純地提供訊息的網誌實踐方式，可按讀者或網誌編輯者的需求量身定做。（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2）

這樣的類比饒富興味。建築在網路通信的基本設施上，任何擁有接近電腦與網路設備的使用者，皆可參與網誌的多元實踐，網誌因此是公共的資訊渠道。另一方面，網誌的書寫與資訊產出，糾纏著網誌管理者的獨特癖好，網誌因此是個人化資訊呈現的方式。兩相加總，網誌實踐沾染著又私密又公共的特殊性，它是個人化訊息的公共渠道（public channel of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此一特徵伴隨著紛雜的實踐應用，滲透至相關的社會領域，並觸發了社會邊界與結構的微調。這些變動，與網誌科技與應用的多元本質密不可分，在網誌實踐遊走界線的雙重構造下，連帶地鬆動了邊界與結構的預設邏輯。從課堂教學、知識管理、新聞實務、社會運動、社區與公共領域的打造，到個人日誌/記的紀錄書寫，網誌挑動了既有文化社會領域的敏感界線，同時引起網民與研究者的不同詮釋。以下，繼續沿著Miller與Shepherd的分類說明，我將切分網誌活動的不同樣態，同時帶入理論間的辯詰，介紹分析這個自我定義與相互定義的動態¹³。

¹³ 以下分類參酌明尼蘇達大學網誌線上論壇（Into the Blogosphere）之分類法（請參考〈<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窮盡與互斥之分類原則，於此未必適用，不同項目間，也沒有上下階層之關係。類屬項目的選定，純就本文蒐羅之相關文獻問題意識區隔。於實踐上，一個具有清楚差序結構的類目更不易區分，例如網誌私人日記經常隸屬某個特定的網路社群，反之亦然。為考量行

(一)、教學應用與知識網誌 (klog)

網誌在課堂教學與知識管理上的應用，不僅使得資訊的傳布更具效率（見 Gruhl et al., 2004 and Higgins et al., 2004），更凸顯了課堂筆記（Commonplace book，Wunderkammer）的類比。Kevin Brooks等（2004）檢視了網誌書寫如何激發學生對寫作課程的興趣，他們總結到，運用網誌以記錄課堂心得的滿意度最為顯著Brooks et al., 2004:7-8）。Brooks等觀察指出，由學生組成的小團體共同經營網誌，可以促進同儕討論，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學生回應，透過網誌集體書寫與協作管理最有助於撰寫課堂作業。Charles Lowe與Terra Williams（2004）的研究進一步支持了Brooks等人的觀察，兩人並補充，「課堂中的網誌寫作削弱了老師的角色，強迫學生學習成爲負責的寫作者，並將寫作視爲重要的社會活動，在公開的網誌論壇中獲得公眾的回應」（Lowe and Williams, 2004:2）。傳統的教學法受到課堂網誌書寫的挑戰，Christine Boese因而疾呼，網誌寫作「在傳統的教室外，提供了一個互動的教學與學習替代，一種受壓迫者的解放教育」（Boese, 2004:3-6）。

也不僅學校，企業對有效知識管理的期待更爲殷切。Phil Wolff在他的網誌中診斷企業無效率的五個症狀：盲目、僵滯、重複、錯誤與人力流動/失，而知識網誌（klog）則是根治這些病灶的良方妙藥（Wolff, 2001:1欄）。顧名思義，整合了知識（knowledge）與網誌（blog），知識網誌銜補公共網路中的個人使用者與企業內部網路的資訊工作者在資訊整合管理上的需求，透過網誌所架起的公共檔案與集體書寫的平台，上述企業陳痼迴轉爲快速反應、極小化浪費、極大化生產力及即時的資訊分享（Wolff, 2001:4欄）。一如Wolff的診治，惠普實驗室（Hewlett-Packard Laboratory）亦留意到知識網誌在知識管理上的潛力，並試著結合語意網（semantic web）¹⁴與網

¹⁴ 晚近運用網誌管理知識的發展，涉及了全球資訊網路（WWW）的語言學革命，此即語意網（semantic web）。二〇〇一年，全球資訊網的發明人Tim Berners-Lee提出新一代網路的構想：語意網。簡單地說，Tim Berners-Lee認爲全球資訊網仍爲一單純的資訊載具（medium），而任何在網絡上流通的資訊，基本上無法經由電腦主動辯析應用，而只能由使用者取用，此間，電腦與網絡

/常識，以去中心、非正式的方式共同分享/創作知識（Cayzer, 2004:47）。

不論知識網誌或語意網誌，以網誌技術為基礎的平台軟體抒解了組織（學校、企業）對有效管理/分享知識的期待，也一併地在應用、調整知識流通的過程裡，改變了組織的文化與基底邏輯。然而，究竟是誰在管理誰呢？Boese提醒：

特別針對資訊工作者與企業，網誌與知識網誌看似保障了智慧產品（intellectual assets），架構了以資訊為基礎的新經濟，但，究竟誰在管理誰呢？（Boese, 2004:9）

Boese無意唱衰，然而，當樂觀者急切地推廣以網誌為架構的知識分享管理以慶賀資訊時代的到來，Boese逆耳地提醒注意：「這些知識管理的網誌架構，同樣地成了企業主透過網誌潛浮、監視員工一舉一動的利器」（Boese, 2004:9）。另一方面，回到Miller與Shepherd的分類，從課堂筆記到知識網誌的轉引演化，也絕非毫無阻力的暢順，不同文類間的接軌需要「新意與舊意間的激盪重整、限制與機會的融合包容、意識型態間的折衝協商，這是一個重新尋找合宜定義與有效意識型態的過程」（Miller and Shepherd, 2004:2）。如我於導言中強調的，這是網誌、網誌實踐與理論詮釋間的辯證來回，它糾結了科技創新、文類的轉引與意識型態的構連，而這個動態，將會縈繞在本文介紹的每一類網誌實踐裡。

（二）、個人出版與網誌新聞實踐

前引參議員Lott由於網誌風暴而被迫辭去多數黨領袖的故事點出了新聞傳布的迴響溢散，這不但暴露出建制媒體的僵化反動，同時也凸顯了網誌新聞實踐的機動靈活。在其尾大難斷的沈重歷史裡，隱蔽不透明的、單向灌輸的、獨占市場利益的與偏執的專業迷思等批評總不離傳統新聞媒體（見Roberts-Miller, 2004; Carroll, 2004與 Gallo,

Tim Berners-Lee希望網路的應用，不單單只是讓電腦「讀取」資料，而能進一步地「閱讀、使用」這些資料（請參考Dumbill, 2000）。

2004)。在這些批評裡，網誌的出現不啻注入一股新意。Miller與Shepherd點明：「網誌挑起了『出版革命』，網民由建制媒體手裡搶下了生產創作工具，成為獨立的編輯與出版者，並直接與閱聽人交流分享訊息」（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3）。在此命題下，Brian Carroll（2004）細緻地論證到：

傳統印刷新聞的基底邏輯是，先篩檢(to filter)、後發行(to publish)。這個篩檢的流程是建立在每日編印循環與龐大的編輯、印務人力上。在此資本集中與有限傳送新聞訊息的系統裡，報紙新聞便是錢與人的同義詞。透過階序的組織安排，龐大的人力資源將新聞訊息由作為中心的媒體向大眾傳布。相對地，網誌新聞實踐的邏輯是，先發行、後篩檢，或者，在網誌公開討論與交叉印證裡，形成新聞。網誌新聞的特質因此是建立在即時、透明、相關/連結，與事件的親身體驗之上。（Carroll, 2004:1-2）

演化轉引自古老的新聞小冊子（pamphlet, broadside）或當代的社論與意見版面（見表二），網誌不僅體現了個人化的開放網路論壇，更被視為傳統新聞的替代實踐，並架構了革命的電子公共領域（Mortensen, 2004:4）。與建制新聞媒體不同的是，網誌建立在參與、社區、討論、自由與不設限的價值上，它允許任何文章、連結與評論在相互串連且毫無邊界的網路公共空間裡流動著。此間，任何參與的網民可以即時地經由集體檢驗，回應網誌訊息與報章報導。也由於網誌在新聞傳散上的卓越表現，不少人疾呼傳統新聞該讓位給網誌、網誌實踐也將解放傳統新聞（Gallo, 2004:1-2）。

可是，我們不再需要傳統新聞了嗎？Jason Gallo反駁：「網誌不曾、也不會抹除或替代建制媒體。相反地，網誌將被整合到現有的媒體平台，以服務記者與公眾」（Gallo, 2004:1）。任何聲言網誌將取代新聞的樂觀信念都預設了，「媒體不民主，或者不夠民主」（Gallo, 2004:1），然而，建築在此一預設的批評，不僅僅用在那些毫無新聞自由可言的國家，甚至連明顯自由開放的報業，也一併牽連。這個冒進的藥方顯然直得商榷。套用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74）

從沒有那種擺除任何操控的書寫、影像製作或大眾傳播。問題不是媒體是否被操縱了，而是『誰』在操縱！一個革命性的計畫不是去要求操控者消失，而是讓所有人都成為操控者。
(Enzensberge, 1974:104)

在Enzensberger的提醒中，與其激進地摒棄所有現存新聞實務，Gallo認為我們應該「推動最大範圍的公共滲透，以矯治媒體組織的科層權力與操控」(Gallo, 2004:2)。這是一個雙向的滲透，一方面，網誌使得所有參與者成為資訊的操控者，讓個人化的資訊詮釋在賽伯世界的論述空間裡如漣漪般拍動著，訊息創造者的聲音在這裡也只是眾聲喧嘩中的片段。另一方面，新聞媒體援用了網誌做為補強新聞搜整與發佈的工具，雖仍保有了他們在新聞製作上的相對力量，卻也不得不被迫地更為嚴肅、快速地回應任何來自網誌的聲音。

(三)、公共領域與網誌運動

與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相互唱和，Mortensen斷言網誌代表了新的電子公共領域(Mortensen, 2004:4)。如我在前引段落理暗示的，網誌是獨立於國家與經濟的場域，它提供一個開放的論述空間，讓論辯、慎思、共識與行動自由地交流(Gallo, 2004:2-3)。循此，網誌不單迫使建制媒體重新省思他們在公共論述上的影響力，也同時激發了廣泛而活躍的社會運動。例如，自從網路討論揭露了廣受歡迎的搜尋引擎Google在設計上傾向連結點閱率高的網路資訊後，網誌運動者即利用此一設計漏洞，創作大量的網誌文章以攻擊某個人或某件事。網誌運動者將搜尋率最高的關鍵字納入他們安排好的文章中，裝置他們所謂的「Google炸彈(或正義炸彈)」以為政治介入的工具。如此一來，當某人鍵入「麥當勞」後，他最有可能搜尋到的網誌文章是「關於麥當勞薯條的謊言」(Lies about their fries)(見Orlowski, 2003)。

一如Miller與Shepherd的比較，網誌評論本質上就是政治與行動的(見表二)。網誌運動因此與廣義的網路運動文化不可切分，然而在

Slam Pax用他的網誌記錄了巴格達殘垣破瓦裡不為人知的真實，讓布希政府好不失顏面（見The Guardian, 2003）。身處伊朗的Hossein Derakhshan則透過他的網誌抗議伊朗政府的壓迫，後遭伊朗當局以「透過文化活動危害國家安全」而成了第一位因記錄網誌而坐牢的網民（見Glaser, 2004）。二〇〇四年八月，Enzo Baldoni也因為網誌書寫而被處以死刑，留下他在網誌裡用圖片與文字記錄關於巴格瑰麗的景致與素樸可愛的人民（見BoingBoing, 2004）。

又一次地，不論以上振奮或挫敗的情緒後頭，Richard Kahn與Douglas Kellner（2003）提醒，「革命是雙面刃，它經常也悄然地傳散了資本主義的消費觀、個人主義與競爭，帶來了戀物、奴役與統治霸權的新模式，而這些，經常是被低估且缺乏理論說明」（Kahn and Kellner, 2003:8）。極其弔詭地，兩人要提醒的不外是，網誌既是開放的空間，那它對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當網誌賦權受壓抑的網民，它也同時增強統治的力量。又是一個兩難之境，Trish Robert-Miller（2004）進一步解釋：

任何的參與者都必須認可這獨特的政治哲學，也就是，這個哲學本身不會成為攻擊批評的對象。如此一來，從發言者的政治立場與機構位置判斷，任何論述都含括/排除了事情該如何討論以及哪些面向值得討論。網誌批評的功能因此打從一開始就受限了，它只允許對立的政治哲學與反叛的激進立場。最後，這個空間或公開、或隱匿地由商業機構支持贊助，也使得這個公共領域多少有利於這些機構的獲利。如此菁英與偽善的對反公共空間（counterpublics）反智地增長著，反到使其批判的力道大打折扣。（Robert-Miller, 2004:2）

在網誌的英雄事蹟之外，Robert-Miller毫不留情地揪出網誌實踐活動的自我矛盾。在他看來，網誌世界不多不少就是個對反的公共空間，多的是論辯主張（arguments），而少了論據的支持（argumentations），在此犀利的觀察下，他刻意凸顯了網誌作為公

Robert-Miller, 2004:5)。Robert-Miller對這個電子公共領域是極其悲觀的：

首先，網誌的呈現受限於網誌書寫者的偏好，這使得網誌論述的平等性受損。這不是在平等原則下進行的論據辯論。其次，與上一點接近，書寫者的偏好也同時意味著（網誌擁有者）他/她才是主角，重點從來都不是論據的說服。第三，網誌、新聞群組與郵寄名單，這些網路工具向來傾向整合癖好相同的人，而非在意見相左的人之間提供論辯的機會。（Robert-Miller, 2004:5）

相較於前述Mortensen的樂觀，Robert-Miller將網誌世界描繪為一「隔絕的屬地」（enclave），裡面駐紮的，都是味道相投的自己人（Robert-Miller, 2004:5）。在他看來，這個空間，糟不過加深了統治的意識型態，好也只是一個大鳴大放、卻毫無交集的表述公共領域（expressive public sphere）（Robert-Miller, 2004:5）。

（四）、網誌作為虛擬社群

網誌或網誌世界稱得上虛擬社群嗎？反對的聲音以為，輕率地將任何線上團體稱為虛擬社群，是濫用「社群」這字眼（見Harris, 1999）。然Anita Blanchard回應，虛擬社群有其社會與實際運作上的深刻意涵，不可輕言放棄（Blanchard, 2004:1），重點因此不在全有或全無，而是我們如何界定理解這個現象。透過Benedict Anderson著名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Graham Lampa援引指出，「網誌世界經由生手與個人化的新聞實踐，形成了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其中，人們雖未必彼此熟識，但在對話交流中分享了社群的一體感」（Lampa, 2004:2）。根據Anderson的定義，社群是被想像出來的，關鍵在於「即便再小的國族，其成員不曾彼此熟識、甚至不曾聽聞他人，但在他們的心中確有著共同一體的心像」（Anderson, 1991[1983]:6）。此一社群構成的原理，不單適用於民族國家，同樣也適用於任何社群的打造建立。Lampa（2004:2）摘錄了Anderson的

報紙，創造了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必要條件；在每日閱讀新聞的活動中，浮現的大眾集體儀式，人們透過這個儀式接收一國境內與其生活相關的訊息。更重要地，讀者想像著，這個他所從事的每日儀式，也同樣由其他成千上百的人一併進行著，雖然他不知道這些人的真實樣貌，但對他們的所做所在，卻是極為肯定的。（Anderson, 1991[1983]:25）

循此，Lampa分析，「網誌參與者以相同的儀式分享著網誌世界中的資訊，即便不是透過報紙而是電腦螢幕」（Lampa, 2004:2）。在民族國家與網誌社群的類比中，Lampa透過資訊分享/閱讀報紙作為串連的橋樑，並以新聞實踐轉折了想像的國族與想像的網誌社群間的關係。即便網誌不同於單向傳輸訊息的媒體組織，提供了多人對多人的傳播模式，Lampa仍游刃有餘地斷言網誌世界是一想像共同體，因為他們「透過相同的方式分享資訊」。然而，我必須點出Lampa的命題是以整個網誌世界為標的（Lampa, 2004:1），而非某個特定的網路社群。這麼一來，扣除整個網誌世界，個別的網誌連結與互動頻繁的特定網誌網絡，是否也足以稱為社群呢？

Blanchard便有所保留地指出，「個別的網誌與特定的網絡是可以稱為虛擬社群，但他們不過達到了社群公共互動（public interactions）與駐足虛擬世界（virtual settlements）的最低要求」（Blanchard, 2004:7-9）。Blanchard根據Quentin Jones（1997, 引自Blanchard, 2004）對虛擬社群的定義說明，構成社群的最低要求包括了（1）基本數目的公共互動（2）有不同的傳播者參與（3）持續一定時間的成員關係與聯繫（Blanchard, 2004: 2）。循著這些特徵，Blanchard經由超連結功能（見前 Hourihan, 2002）觀察到透過密集的評論回應，網誌提供一定程度的互動與成員聯繫。有趣的是，她也同時注意到，「當讀者深入閱讀某個評論或文章時，必須由網誌的主頁移往另一個分割的空間，有些網誌甚至不提供任何評論回應的選擇」（Blanchard, 2004:3），網誌中的公共互動在她看來因此是極不穩定的。如此，這才讓Blanchard保守地點名：「不同於其他線上團

Blanchard, 2004:3)，充其量，也只有「那些主動積極、受到歡迎且廣泛被連結的網誌，才稱得上虛擬社群」（Blanchard, 2004:3）。

詮釋又再度殊異。當Lampa說網誌世界提供了一個多人對多人的傳播模式，Blanchard保留地指充其量不過是一對多人的雙向傳播。當Lampa說網誌世界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Blanchard指網誌社群僅滿足了虛擬社群的最低要求。

（五）、網誌規範與排序

在網誌活躍於網路五年後，Blood（2002）對網民們誠摯地呼籲：

我期待網誌社群能夠認真地考慮以下的建議，隨著時間與經驗的增長，這個社群終會感受到規範網誌言行的必要。至少，我希望這些規範能夠激發關於網誌責任與集體行為該何去何從的討論。（Blood, 2002:44行）

Blood跟著列出六項網誌報導者的倫理規範：（1）僅出版那些你認為真實無誤的事實（2）如果你引用的資料源自於網路，請將它放進你/妳的連結中（3）公開地更正錯誤的資訊（4）如欲改寫網誌報導，需保留更動的紀錄（5）揭露任何利益衝突（6）對有疑義或偏頗的資訊加上註記（Blood, 2002:66行）。雖然這些準則主要對象為網誌報導者的新聞實踐，Blood預視了網誌世界快速增長且紊亂的交通/往，需要倫理準繩的規約。也由於網路世界的特質使然，網誌規範的提出不單純地依著上行下效的方向進行，而是一個協商、衝突與妥協的動態過程。自Blood的倡議後，網誌規範的訴求持續地發聲，從網誌世界的整體到個別的網誌社群，網民們協力研商、定義著網誌活動的言行準則。Carolyn Wei（2004）研究某個針織討論的網誌社群，以比較該社群標榜的互動規範與參與者實際行為間的影響。Wei總結到，網誌社群規範的形成是一個協商的過程，相對於由上而下的模式，它更接近「由下而上的共識打造，任何進行中的網誌互動都可能以預料之外的方式影響了整個社群規範的意義與內涵」

Wei, 2004:6)。

與網誌規範形成相仿，將網誌排序分等的企圖同樣地引起不小的風暴。Reynold一篇〈好、壞與值得瀏覽的〉”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Blogly”最是經典。在這篇文章裡，Reynold (2003) 試圖切分網誌的優劣好壞，他寫到：「網誌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品味，然孰優孰劣自是高下難辨」(Reynold 2003:6-8)，我們因此需要評價、判斷的分層系統。在這個系統中，Reynold指出兩項評斷的標準，一是「個人獨特的聲音」，一是「頻繁快速的回應」(Reynold 2003:12-13)。他同時暗指，在這個排序系統中，有著同心圓似的差序分層，Reynold說到：「雖然政治與科技網誌最受矚目，網誌世界裡仍有著形形色色的次類型（這包括了數目龐大卻極度邊緣化的男同志網誌）[sic]」(Reynold 2003:6)。最後這句補白，卻是惹惱了男同志網民，Tyler Curtain (2004) 憤怒地指責：

一邊繞著認同（男同志身份）、一邊繞著性慾望對象（男性），這般的網誌分類，其潛含的態度令人詫異。網誌世界的結構傾向略過性與慾望對象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問題，不論是男同志、異性戀還是其他什麼的網民身份。（Curtain, 2004:3）

這股怒氣在男同志網誌裡傳染開來，Johno D’Addario不滿地回應，「是啊，不過，我們也不知道你是誰[sic]」(引自Curtain, 2004:3)。在「我們」這個集合名詞的底線裡，D’Addario插入了一個超連結，指向“QueerFilter”，一個不論在圈內圈外都極受歡迎的男同志搜尋引擎。透過這個超連結，D’Addario表達，QueerFilter不僅不在中心之外或位處網誌世界的邊緣，它就是自己的中心，一個幫助網誌作者與讀者聚焦的場域。認同政治的正確與否，在網誌世界一樣敏感。Reynold的聲音在小，也足以引發一定的風暴，而不論他真正想表達什麼。

除了個別的排序訴求外，提供網誌服務的網路站台也發展不同的系統以切分網誌。其中，“Truth Laid Bear Ecosystem”¹⁵以生態學的隱

¹⁵ 見 <<http://www.truthlaidbear.com/ecosystem.php>>

Marlow, 2004) , 它帶來的誤導或者多過理解, Kathy Gill (2004) 如是說:

以連結或引述的數目表示網誌的影響力、評價或品質是有問題的。算數還不簡單嗎, 它把所有的引述當作等價一致的。但, 數量真能代表影響力嗎? 或者, 所有的連結都是平等的嗎? 究竟要計算將網誌整個納入的連結 (blogroll), 還是單一的網誌文章 (permalink) 呢? 一篇僅有寥寥幾句的新聞報導連結, 可否等同學術文章的連結呢? (Gill, 2004:19-20)

對網民也好, 對研究者也好, 網誌的排序分類是極其弔詭的。Blood仿擬傳統新聞倫理信條以強化草根的網誌新聞的同時, 建制媒體則寄望網誌新聞的靈巧、無負擔。而網誌的排序切分也不僅僅反映了真實世界的等級界線, 在戲謔地複製這些分層的過程裡, 網誌也悄悄地賦予結構新意。

(六)、私人日誌/記

以下是兩則來自 "DiaryLand" 中的自言自語:

我有點像是用這個 (網誌) 紀錄我究竟做了什麼。有點像是生命的快照, 或者二十年後, 不經意地搜尋到, 嘿, 我記得那件事呢。 (Eddie's blog of doom and quargg, 2004) ¹⁶

很多時候, 不過就是自我提醒用的, 讓我別忘記, 如果我再也記不得的話。當時間飛逝, 沒什麼真正留下的, 那麼, 我如何

¹⁶ 見 <<http://stack.dnsalias.net/~eddie/>>

Fred

Sampson's Radio Weblog, 2003) ¹⁷

兩段片語後頭隱含網誌世界中廣為流傳的笛卡兒式戲謔口號，「我玩網誌所以我存在」(blogito ergo sum; I blog, therefore I am)。根據一項網誌使用調查，排位前三的近用動機分別為(1)記錄生活(2)表達深層情緒(3)透過網誌書寫串連創意(Nardi et al., 2004:5-13)。網誌書寫因而被視作內心情感、想法宣洩轉換的載具，也像極了古老的書寫傳統：日誌/記(journal/diary)(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3; 另見表二)。然而，一如Miller與Shepherd指出的，「網誌書寫代表了一種新的機會，網民們經由此媒介記錄了自身的故事，並向廣大而匿名遙遠的讀者叨叨絮絮地說著」(Miller and Shepherd, 2004::9)。當Miller與Shepherd將網誌與日誌/記並列，這項觀察隱約地勾出在「私密書寫」與「向匿名公眾叨絮表達」間的結構張力，也一併地將這個討論引領至那仍未停歇的理論辯詰中。一方面，日誌/記究竟是私密抑或公共/開的？另一方面，網誌書寫與日誌/記、自傳或任何網路出現前的私密書寫有何不同？進而，在怎樣的機制作用下，傳統書寫文類中的哪些特質，就此轉引至網誌書寫中？

日誌/記沿著時間軸線，在書寫的當下銘刻了作者精神與行動上的實際經驗(Steintiz, 1997:43)，這個橫互並穿越身體內外的文字記錄，分別指涉了歷史性書寫與自我書寫兩種不同的日誌/記樣態。然，如此一來，日誌/記究竟是私密的？抑或公共的？Thomas Mallon表示，「向來不曾有任何僅爲了自己而寫就的的日記，在時間的長流中，總會有某個讀者現身閱讀思量著你/妳究竟要說些什麼」(Mallon, 1984:xvi-xvii)。Mallon深信，日誌/記從來都是公共取向的，「自我的」書寫沒有任何真實的意義，終究，所有的論述都意圖指向作者以外的某個人、指向他/她的讀者(Mallon, 1984:66)。Rebecca Steinitz (1997)對此亦有同感並補充到：

日誌/記是絕佳的傳播文類。在它自身的歷史中，日誌/記分享了作者獨特的經歷，並透過出版與眾人分享。日誌/記不單滿足了

¹⁷ 見<<http://radio.weblogs.com/0107659/2003/12/16.html#a594>>

Steinitz, 1997:43, 47)

不論Mallon 或Steinitz，兩人異口同聲地強調，私密的書寫向來都是社會性的、公共取向的，「私密」的形容從來都不足以說明日誌/記的意涵。Peter Elbow同意這個命題有其重要性，但仍提醒：「在許多看似瑣碎，但寓意深長的事件裡，我們也不能否認，書寫可以是私密的，而作者經常就是那唯一一個讀者」(Elbow, 1999:140)。Elbow試圖拉住任何向總體論證 (totalistic form of argumentation) 一面倒的說詞 (Elbow, 1999:139)，取而代之的則是對任何書寫更為細緻的考察，指出在哪些條件下書寫是私密的、或公共的。那網誌呢？Miller與Shepherd含蓄地指出，網誌涉入了這個古老的辯論，加劇了私與公的界線位移，但卻未能解決此間的緊張衝突 (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4)。

一如前引的故事插曲，從Isabella、Blood、Hourihan與Mead，到DiaryLand的自言自語，網誌做為個人化資訊的公共渠道，此一基底特質滲透相關社會領域，也一併微調既有結構界線。日誌/記書寫在私與公間的反覆遊走，因此就是網誌書寫在私與公、在中介與直觀經驗間遞迴的今生前世。可，不同於傳統書寫的是，網誌有它獨特的當代文化根源，Miller與Shepherd指出：

欲瞭解網誌作為文類的修辭特質，我們必須回顧九〇年代晚期，檢視網誌出現當時的文化脈絡。透過創新的機會、社會關係與角色的轉折，與湧現的社會行動，那時的文化氛圍對所有現存文類產生演化上的影響。九〇年代，一如其他的時代，在全球的軸幅上展現了它複雜的意涵，並拒斥任何摘要式的理解詮釋，然我們如欲理解網誌作為文類的意義，就必須借道這個時期中相關的顯著議題。(Miller and Shepherd, 2004:3)

循此，究竟是哪些「顯著的議題」導引了網誌在社會邊界間的遊走破壞呢？Miller與Shepherd解釋，透過媒體中介的窺視 (voyeurism) 與自我展現 (被窺視) (exhibitionism) 的集體慾求，這兩股文化趨勢灌注了網誌現象的文類基因。中介的窺視慾求「透過任何人公開、

Calvert, 2000:2, 引自 Miller and Shepherd, 2004:4)。其異質同體的另一端，則是中介的自我展現，它指涉了「自我揭露的心理機制，滿足了自我澄清、社會認可、關係發展與社會控制四項慾求」（Miller and Shepherd, 2004:5）。Clay Calvert說明，這四項慾求中的前兩者於心理精神面運作，「透過與他人的交往，反覆確認個人信念服膺社會集體規範，並藉此強化自我理解」（引自Miller and Shepherd, 2004:5）。後兩者則在行動上運作，「透過可算計的自我揭露，將私密訊息轉化為操控他人意見的商品」，同時，「所有這些功能，單獨或協作地影響了『過度分享』個人訊息的意願」（引自Miller and Shepherd, 2004:5）。在這一推一拉的集體慾力中，Miller與Shepherd表列了實境電視、監控攝影機與自傳文學（回憶錄）說明網誌出現前的文化文類，並將這些特質轉引為網誌經由演化而遺留下的修辭基因¹⁸。

如前所述，網誌未能彌補關於公私邊界顫動位移的問題，相反地，這樣的自我書寫甚至撼動了自我構成與主體位置的本質（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4），大大地加遽了這個辯論懸而未決的爭議。一方面，網誌書寫的介面加速了網民在精神與行動間表達自我的辯證來回，這使得網誌成了千姿百態的自我載具，滿足了自我的情緒釋放、協力的社會支持網絡等慾求（Nardi et al., 2004:15）。另一方面，網誌實踐活動在主體構成上，注入了一種新的心理狀態，擺盪在窺視與自我展演（被窺視）間，其結果則轉移了主體的本質，Blood（2000）說明：

網民例行的網誌書寫與意見表達，深化了主體對自我觀點與精神生活的意識與信任。不論他/她對一首詩、對一個人或對某個媒介的反應，都隨著這樣的例行表達而累積起重量。當他逐漸習慣於透過網誌書寫後，他更能將自己的觀點意見導向自我與他人。在作出任何大小決定之前，他/她開始不疾不徐地等待來

¹⁸ 極為可惜的，Miller與Shepherd並未能細緻地說明這些機制間的轉折，而以某種想當然的、自我證成的方式視其為一種自然的演化過程（對於這個缺失的說明，另參考註十一）。

/她會變得更加敏感、且勇於反思，並發現自己的創意總是值得嚴肅看待的。(Blood, 2000:121-126行)

Jacobs (2003) 跟著補充：

網誌迷人之處，在於它成了向匿名、無以計數的公眾自我表達的舞台，而非突兀地向其讀者揭露私密的生活細節。舞台上的自我展示受到網際窺視者的鼓舞、支持。自戀的文化形塑了我們討論網誌活動的根本，它是資訊社會中公開/共的自戀儀式。(Jacobs, 2003:2)

以上引句揭顯了兩個趨勢。一是網誌帶來了「自我揭露的文化」並「持續地感染著越來越多的網民，使其越加地習慣自我展現」(Miller and Shepherd, 2004:4)。另外，這個文化不單受到自戀性格的強化，更藉著相互依存、彼此依賴的文化改寫主體的意涵。一如Jacobs所言，「網誌並非自大、自誇的表現，而是主體慎思地推敲表達自我意見的本質，同時透過他人評論的方式，尋求社會支持」(Jacobs, 2003:3)。如此一來，隱身在這個心理狀態與邊界顫動後頭的主體、那個「我玩網誌、我存在」的主體，又有何特質呢？

Sherry Turkle (1996) 在她引註頻繁的〈線上生活〉(Life on the Screen) 中說到：「在電腦中介的環境中，人們的認同就是視窗數目的總和」(Turkle, 1996:12-13)。透過真實建構的理論取徑，Turkle 以多重的認同建構取代了傳統的整合自我 (unified self)，而這，也同樣適用於網誌書寫的主體。Kylie Jarrett 表示，「電子化 (computerized) 的網誌書寫彰顯了資料庫的寫作形式，也一併地勾出後頭的資料庫多重主體 (database subjectivities)」(Jarrett, 2004:1)。在資料庫的形式中，主體成了選擇性的資料組合，並透過這些資料流動的片段而再現。主體的「我」因此是「資料儲存與電腦介面的組合」(Jarrett, 2004:1)；「我」是電腦資料庫的象徵形式 (symbolic form of the computer database)。如此一來，網誌書寫的主體不在是渾然天成、自然固著的，而不過是電腦計算過程的模擬再現。

這般炫目的主體理論似成一種流行，可它的解釋力卻經常在明眼的地方顯得貧乏虛弱。一項由印第安那大學進行的調查指出(Herring et al., 2004)，百分之四十八的網誌使用者為女性，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九是青少年。然而，以報紙為主的公共論述中，網誌人口分佈卻極其偏頗地向成年男性斜倒。根據此一調查，公共論述中僅有百分之十二的女性網民被報導，而男性青少年在所有樣本中只被提及過一次。虛擬性埋葬了真實性，再多的主體位置也不夠象徵暴力的凌辱。Jacobs (2003) 對海德格科技哲學的批判懷疑不斥當頭棒喝：

人類向前挑戰並創造了科技，並透過科技將自然轉化為資源的倉儲，等待吾等所用。然科技設框(enframing)的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將世界轉為圖示、並視自然為可用可棄的資源爾爾的全能意志。更極端地，透過我們自己創造的科技，人類怎也成了科技所轉化的資源倉儲的部份，我們是等待買賣、交易與消費的客體。通向真實揭顯(revealing the truth)的道路上覆蓋了黃色的磚瓦，一如綠野仙蹤中的官僚、巫師與完美的雙親，不過是虛弱無力且自以為是的自戀假象罷了¹⁹ (Jacobs, 2003:4)。

在「虛弱無力且自以為是的自戀假象」之外，我們對網誌書寫要有敏感且批判地認識，也不僅是著網誌日記的紀錄，而是針對所有切分出來的網誌實踐。以下我將回顧整理以上各小節的內容，並勾勒出網誌實踐與研究間往覆辯證的草圖。

四、結論

如我在引言理提到的，網誌科技滲透了日常生活經驗與每日生活的不同領域，並在穿刺介入的過程帶動既有文化範疇的調整。Thomas Burg這麼比喻，「網誌與它產生的後效都是混雜難以適切歸類的(perceived as monsters)，它攪動了既有的文化範疇」(Burg, 2003:2)。它是怪奇的媒介(monster media)，Burg說到，網誌「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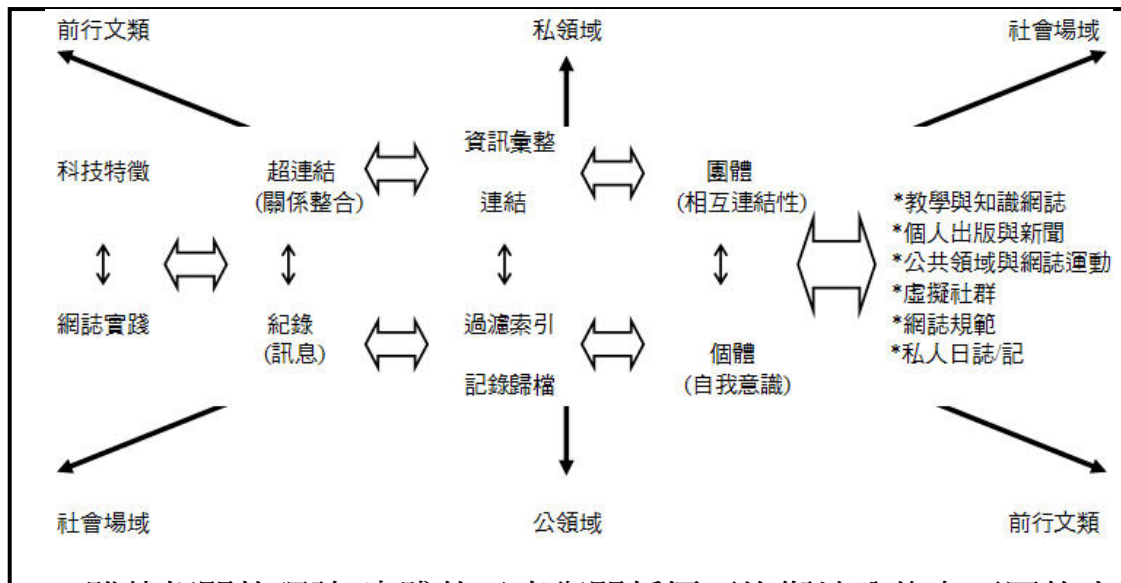
¹⁹ 此處Jacob藉著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的故事隱喻科技揭顯真實的樂觀危險。

/器官/動物) [sic]，也可視作不純的等義詞。它帶著怪奇的挑戰，探詢著文化規範與行止的合宜性」(Burg, 2003:1)。也由於它怪奇且突兀難辨的本質使然，人們因此傾向以極端的態度來面對它：樂觀理想的、悲觀反動的或兩者皆有之；更甚者，在它難以分類所遺留的模糊空間裡，人們開始填上或好或壞的想像(Burg, 2003:3)。在這些極端態度與莫名想像的刺激下，四種典型的反應也隨之作用：消滅它、接受它、轉化怪奇媒體同時調整文化的類屬，以及將它給神化(Burg, 2003:4)。而這些，在以上網誌實踐的各小節裡反覆出現。Miller與Shepherd如此理解：

打從網誌出現以來，它就以指數的方式成長變化著，科技發展革命性地將形形色色的先行文類結合在它身上，這在其他的例子上是看不到的。日誌/記、剪報服務、評論小冊、課堂筆記乃至於船隻上的測速木條。網誌是複雜難辨的修辭混種，並從所有這些文類中遺傳了不同的基因。(Miller and Shepherd, 2004:14)

網誌是混雜怪奇的，這非黑非白、又黑又白的媒體激起了下意識地焦慮，反過來，這些焦慮促使人們對它的特質做出回應。這是一條雙向道。在以上文獻回顧整理與網誌實踐活動裡，一邊透過它的先行文類，一邊經由網民獨特多樣的實踐，怪奇混雜的特質如脫韁的野獸，難以馴服規化。在這離心迴轉的過程裡，網誌參與者也不經意地體驗在邊界間遊走的恍惚，其中，尤以公私領域的劃分最為嚴重。以下，循著這個理論的線索，我將以上的觀察整理至圖二。

圖二：網誌研究草圖



雖然相關的理論/實踐的元素與關係極不均衡地分佈在不同的文獻中，他們協力地指出了網誌研究的幾個重點。首先，從教學、知識管理、新聞實踐、社會運動，到自我表達與自我構成，他們都或多或少點出，網誌已然滲透不同社會領域，並或有意或無意地糾結至我們的每日生活中。其次，文獻或描繪、或詮釋著既有文化邊界的辯證來回。而網誌的破壞力量，不只展現在它的前行文類中，並受到特定的網誌工具（科技）以及獨特的實踐應用影響。再者，延續文化範疇的調整鬆動，相關文獻也暗示了網誌並非來自社會真空，反與不同社會力量糾纏。最顯明的不外乎，當網誌轉引了傳統文類的遺傳基因，它也反過頭來增強或淘汰了網誌的父兄前輩們。

不過，這些文獻也暴露了網誌研究與實踐的限制與盲點。首先，網誌極其顯明地被當作一種科技的工具，或傳散資訊、或協助教學、或解放傳統新聞、或矗立對反的公共領域，或者是抗強的運動武器。其次，網誌的科技特徵被窄化為它的功能性，如超連結、評論、回溯連結或即時發行；同時也簡單地被等同為透過網誌書寫所生產的文本產品，如另類的新聞報導、政治評論、自我表述與私密故事。最後，將網誌科技化、工具化與文本化的傾向則隱沒在後設的科技歷史想像中，彷彿這個以時間為經緯、以自然演化為理論隱喻的歷史框架，不需要、也無法檢證。在這些限制下，諸如網誌科技本質、網誌如何（再/）形塑（re/shape）生活經驗，或透過何種機制轉引傳統科技與文類等問題，似乎缺少切進與深入理解的缺口。

尾聲，我想引用José van Dijck（2004）的研究作結。van Dijck極具想像力地指出，網誌是「各式文類的容器」（a general container for a variety of genres），其與傳統文類的關連，必須同時以「文類的文化形式，以及科技的物質性（materiality）」理解（van Dijck, 2004:1）。網誌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實踐的形式，它更受到網路科技的物質性牽制，並帶動了新型態的反思與傳播行動（van Dijck, 2004:1）。在此基底架構裡，網誌與網誌實踐雖顯露了傳統文類的特徵，但卻在完全不同的狀態下運作、實踐著。以上五花八門的理論/實踐間遞回往覆，因此並非科技創新的必然結果，而是「文化轉折的符號指標」（signifiers of cultural change）（van Dijck, 2004:2）。van Dijck的提醒言簡意賅，然相較於以上的文獻，她極富創意地指出了三個理論重點。第一，網誌與其他科技與文類透過何種機制串連轉引？第二，網誌科技的物質性與其文化實踐如何共存共榮？第三、在各式邊界的顛動裡，網誌主體的構成如何？這些問題相互糾纏影響著，而一個適切的答案，不僅需要調整現有科技研究的認識論與本體論立場、與後現代主體觀對話，更需要關鍵個案的說明詮釋。

參考書目：

- Anderson, B. (1991[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 BBC(October 15, 2002). *Web users turn tables on Microsoft*, (<http://news.bbc.co.uk/1/hi/technology/2329519.stm>), 2004/09
- Blanchard, A. (2004). “Blogs as Virtual Communities: Identify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Julie/Julia Project,”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blogs_as_virtual.html), 2004/10.
- Blood, R. (September 7, 2000). “Blog: 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 *Rebecca's Pocket*, (http://www.rebeccablood.net/essays/weblog_history.html), 2004/09.
- Blood, R. (2002). *The Weblog Handbook: Practical Advice on Creating*

- and Maintaining Your Blog*, Cambridge, MA: Perseus.
- Blood, R. (2003). *We've Got Blog: How Weblogs Are Changing Our Culture*. Cambridge, MA: Perseus.
- Blood, R. (April 15, 2004). "A Few Thoughts on Journalism and What Can Weblogs Do About It," *rebecca's pocket*, (http://www.rebeccablood.net/essays/what_is_journalism.html), 2004/12.
- Boese, C. (2004). "The Spirit of Paulo Freire in Blogland: Struggling for a Knowledge-Log Revolution,"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the_spirit_of_paulo_freire.html), 2004/09.
- BoingBoing (August 27, 2004). *Iraq blogger, photographer, journalist Enzo Baldoni executed*, (http://www.boingboing.net/2004/08/27/iraq_blogger_photogr.html), 2004/12.
- Bolter, J. D. and Grusin, R. (1999).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ss.; London: MIT Press.
- Boyd, D. (January 5, 2004). *Why are bloggers mostly straight white men?* (http://www.misbehaving.net/2004/01/why_are_blogger.html), 2004/09.
- Boyd, D. (January 18, 2004). *Defining and categorizing weblogs*, (http://www.misbehaving.net/2004/01/defining_and_ca.html), 2004/09.
- Bruns, A. (2003) "FROM BLOGS TO OPEN NEWS: Notes towards a Taxonomy of P2P Pub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ANZCA03. Brisbane. July 2003.
- Brooks, K., et al. (2004). "Remediation, Genre, and Motivation: Key Concepts for Teaching with Weblogs,"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remediation_genre.html), 2004/10.
- Burg, T. N. (2003). *MonsterMedia — Monster disguised as new media (weblogs)*, (<http://www.scedu.unibo.it/roversi/SocioNet/Burg.pdf>), 2004/12.
- Carey, J. W. (1995). "The Struggle Against Forgetting," *Graduate School*

- of *Jour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homepage), (<http://www.jrn.columbia.edu/admissions/struggle>), 2004/09.
- Carroll, B. (2004). "Culture Clash: Journalism and the Communal Ethos of the Blogosphere,"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culture_clash_journalism_and_the_communal_ethos_of_the_blogosphere.html), 2004/10.
- Cayzer, S. (2004). "Semantic Blogging and Decentralized Knowledg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vol.47 no.12, pp.47-52.
- Coates, D. (2004). "Weblogs as a Disruptive Technology for Extension," *Journal of Extension*, vol.42 no.3, pp.1-6.
- Curtain, T. (2004). "Promiscuous Fictions,"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promiscuous_fictions.html), 2004/10.
- Dumbill, E. (December 6, 2000). *Berners-Lee and the Semantic Web Vision*, (<http://www.xml.com/pub/a/2000/12/xml2000/timbl.html>), 2005/01.
- Elbow, P. (1989). "In Defense of Private Writing: Consequence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Written Communication*, vol.16 no.2, pp.139-170.
- Edsall, T. B. (December 7, 2002). "Lott's tribute to Thurmond seen as racist Oldest U.S. lawmaker headed pro-segregation ticket in 1948," *Washington Post*, (<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c/a/2002/12/07/MN176462.DTL>), 2004/09.
- Enzensberger, H. M. (1974).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o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Gallo, J. (2004). "Weblog Journalism: Between Infilt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weblog_journalism.html), 2004/09.
- Gill, K. E. (2004) "How can we measure the influence of the blogosphere?" Paper presented at 13th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New York, May 17-22, 2004.
- Gillmor, D. (2004).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 for the people*. Beijing; Farnham: O'Reilly.
- Glaser, M. (September 22, 2004). "Iranian Bloggers Protest Government Crackdown on Reformist News Sites," *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http://ojr.org/ojr/glaser/1095807595.php>), 2004/12.
- Gruhl, D., et al. (2004) "Information Diffusion Through Blogspace," paper presented at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New York, May 17-22.
- Hansen, M. (2000). *Embodying technesis: technology beyond writ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alavais, A. C. (2003) "Networks and Flows of Content on the World Wide Web,"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2003.
- Hargittai, E.(2004). "The Changing Online Landscape: From Free-for-All To Commercial Gatekeeping," In Day, P. and Schuler, D.(eds.), *Community Practi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Local Actions/Global Interaction*. pp.66-76, New York: Routledge.
- Harris, J.(1999). "The idea of community in the study of writing," In Ede, L.(eds.), *On writing research: The Braddock essays 1975-1998*. pp.260-271, Boston: Bedford.
- Heidegger, M.(1993[1978]).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Krell, D. F.(eds.), *Basic writing*. pp.307-342. London: Routledge.
- Herring, S. C., et al. (2004). "Women and Children Last: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Weblogs,"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women_and_children.html), 2004/10.
- Higgins, C. J. R., L. and Byrd, E. (2004) "Interactive Online Journaling: A Campus-wide Implementation of Blogging Software," paper presented at 32nd annual ACM SIGUCCS conference on User services, Baltimore, October 10-13, 2004.
- Himmer, S. (2004). "The Labyrinth Unbound: Weblogs as Literature,"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labyrinth_unbound.html), 2004/10.
- Hourihan, M. (July 31, 2002). *What We're Doing When We Blog*,

- (<http://davenet.scripting.com/2002/07/31/megHourihanWhatWereDoingWhenWeBlog>), 2004/09.
- Isabella (2003). *About Me*, (<http://shes.aflightrisk.org/about.html>), 2004/10.
- Jacobs, J. (2003) "COMMUNICATION OVER EXPOSURE: The Rise of Blogs as a Product of Cybervoyeurism," paper presented at ANZCA Conference 2003, Brisbane, July 2003.
- Jarrett, K. (2004). "Battlecat Then, Battlecat Now: Temporal Shifts, Hyperlinking and Database Subjectivities,"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battlecat_then_battlecat_now.html), 2004/10.
- Kahn, R. and Kellner, D. (2004). "New Media and Internet Activism: From the 'Battle of Seattle' to Blogging," *New Media & Society*, vol.6 no.1, pp.87-95.
- Lampa, G. (2004). "Imagining the Blogosphe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Instant Publishing,"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imagining_the_blogosphere.html), 2004/10..
- Lasica, J. D. (May 24, 2001). "Blogging as a Form of Journalism," *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ojr.org/ojr/workplace/1017958873.php>), 2004/09.
- Lin, K.-H. (2003). *The Practical Manual for Establishing Blogs: How to Use Movable Type*. Taipei: QI-Biao Publisher.
- Lo, Y.-Q. (2004). "Weblog: the epoch of online personal writing," *Digital Culture*, (<http://mag.udn.com/mag/dc/storypage.jsp>), 2004/12.
- Lowe, C. and Williams, T. (2004). "Moving to the Public: Weblogs in the Writing Classroom,"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moving_to_the_public.html), 2004/09.
- Mallon, T. (1984). *A Book of One's Own: People and Their Diaries*. 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
- Manovich, L.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IT Press.

- Marlow, C. (2004) "Audience,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in the weblog community,"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New Orleans, LA, May, 2004.
- Miller, C. R. and Shepherd, D. (2004). "Blogging as Social Action: A Genre Analysis of the Weblog,"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blogging_as_social_action_a_genre_analysis_of_the_weblog.html), 2004/10.
- Mortensen, T. E. (2004). "Personal Publication and Public Attention,"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personal_publication.html), 2004/10.
- Mortensen, T. and Walker, J. (Mar 15, 2004). *Blogging thoughts: personal publication as an online research tool*, (http://www.masternewmedia.org/news/2004/03/15/blogging_thoughts_personal_publication_as.htm), 2004/10.
- Nardi, B. A., et al. (January 8, 2004). "I'm Blogging This: A Closer Look at Why People Blog," *Web Repo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ttp://www.ics.uci.edu/~jpd/classes/ics234cw04/nardi.pdf>), 2004/10.
- Nolan, S. (2003). *Journalism online: the search for narrative form in a multilinear world*, (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en&lr=&q=cache:65h2FE6fCy4J:www.cdes.qut.edu.au/fineart_online/Backissues/Vol_17/faf_v17_n08/reviews/pdf/Nolan.pdf+blog), 2004/09.
- Orlowski, A. (May 9, 2003). "Google to fix blog noise problem," *The Register*,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03/05/09/google_to_fix_blog_noise/), 2004/09.
- Ou, K.-C. (2004).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s Content Syndication based on RSS: A Case Study on The University News*.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Reynolds, G. H. (June 23, 2003).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Blogly*, (<http://techcentralstation.com/061803A.html>), 2004/10.
- Richardson, J. H. (2003). *The search for Isabella*, (http://www.esquire.com/cgi-bin/printtool/print.cgi?pages=9&filename=%2Ffeatures%2Farticles%2F2003%2F030922_mfe_isabella.ht

- ml&x=56&y=15), 2004/10.
- Roberts-Miller, T. (2004). "Parody Blogging and the Call of the Real,"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parody_blogging.html), 2004/10.
- Scott, E. (2004). '*Big Media' Meets the 'Bloggers': Coverage on Trent Lott's Remarks at Strom Thurmond's Birthday Party*, (http://www.ksg.harvard.edu/presspol/Research_Publications/Case_Studies/1731_0.pdf), 2004/10.
- Stanton, J. M. and Stam, K. R. (200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ivacy, and Power within Organizations: a view from Boundary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s," *Surveillance & Society*, vol.1 no.2, pp.152-190.
- Steinitz, R. (1997). "Writing Diaries, Reading Diaries: the Mechanics of Memory," *Communication Review*, vol.2 no.1, pp.45-58.
- Tepper, M. (2003). "The Rise of Social Software," *NetWorker*, vol. vol.7 no.3, pp.18-23.
- TheGuardian (May 30, 2003). "Salam's story," *Guardian Unlimited*, (<http://www.guardian.co.uk/Iraq/Story/0,2763,966819,00.html>), 2004/10.
- Wei, C. (2004). "Formation of Norms in a Blog Community," *Into the Blogosphere (online forum)*, (http://blog.lib.umn.edu/blogosphere/formation_of_norms.html), 2004/10.
- Wolff, P. (December 13, 2001). *Klogging as Aspirin*, (<http://dijest.editthispage.com/klogs/painrelief>), 2005/01.
- van Dijck, J. (2004). "Composing the Self: Of Diaries and Lifelogs," *Fibreculture*, (http://journal.fibreculture.org/issue3/issue3_vandijck.html), 2004/12.

Weblog, Blogging and Blogshpere: Retrospection and New Trajectory

Chen-Chun Chiu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will outline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cope of the weblog, blogging and blogshpere. The weblog is the latest internet innovation in tandem with email and personal homepage. People who interact with their weblogs are known as bloggers. They do not only blog with their weblogs solely, but form thousands of communities within the cyberspace, which are now defined as the blogshpere. The weblog is firstly regarded as a personal publication system which challenges the existing media practice. And the most prominent weblog phenomenon might be that bloggers have successfully undermin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mainstream press by their independent report of unexpected realities. However, with the fact that the weblog's population has sharply soared since its advent in 1997, the weblog has infiltrated diverse social domains. The weblog cannot be circumscribed to journalism entirely; rather, its influence has penetrated our ordinary life and has become part of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In this article, I will first set up the general agendas of weblog practice and introduce some distinctive weblog phenomena. Secondly, I will explain definitions of the weblog and blogging; then I will discuss the weblog's variety of utilizations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llowing Carolyn Miller and Dawn Shepherd's (2004) categorization of weblogs. Finally, I will sketch an overall picture of the weblog research and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research trajectory.

Keywords: Weblog, Blog, Blogging, Blogger, Blogshpere